# 表情呈现在历史面前

■ 褚水敖

表情呈现在历史面前：这是杭州临平区南苑街道留给我的美好印象。短短两天，这一新鲜的印象，不时强烈而清晰地涌动在我的心间。

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，是这里的当下，和这里的未来，在这里的历史面前呈现了表情。

一提起南苑街道，因为有钱塘江和京杭大运河作为映衬，她的地理位置必须以得天独厚来形容。然而这还不是关键。关键是临平被称为杭州的“核心区”，而南苑街道又是临平“核心区”中的“核心区”。在这个核心区里盘桓，把这个生气勃勃的街道从里到外欣悦地观察一番，潜心地思考一番，立即有一种新颖别致、蓬勃兴隆的感觉在我肺腑弥漫。我真切地看见当下的南苑显示出一种表情。表情的内容是现代意识充盈的极其振奋。

这种当下的表情有着众多的载体。其中之一是南苑的数字治理。由于如今有加快建设“数字中国”的要求，我对“数字”比较敏感。没想到数字的光彩早已在南苑四处焕发。这里的“数字驾驶舱”、“邻里治”数字化平台等数字化的运用，使街道的社会治理更加聪慧机智，人们的生活也就变得更为便捷和畅快。于是，这里的千年文脉与数字得以相融相合，现代化的气息显得相当浓郁。

南苑文化站“钥铃之声”会唱越高班（摄影 王咏强）

数字化运用是文化的极致运用，这一点在南苑街道当下的文化生活中也体现得特别充分。而南苑一般意义的文化生活，也涌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。

在南苑街道综合文化站，我感受到了浓郁的文化氛围，亲眼看到南苑人在文化站里的欢喜与陶醉。这是因为有众多精彩的文化项目和他们相伴。这些文化项目，大大提升了南苑街道文化的引领力、传播力、服务力与影响力。如今，南苑文化事业已经光荣地走在杭州市的前列。

南苑文化事业的具体内容可谓繁花绽放。例如开设了南苑文化公益课。公益课有好几个品种，有读书会公益课、专题活动公益课、全民健身公益课、志愿服务培训公益课，还有国学、琴棋、书画、曲艺以及茶艺、香道、花艺等公益课。又例如构建南苑文化精品工程。这方面主要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为目标，开展各种主题鲜明的教育与培训活动。其中有一项是以具有鲜明特色的“南苑滚灯”为抓手，进行滚灯文化、滚灯精神研究，此外还有民间手工艺铁艺画研究。再例如立足本土人文，深挖宋韵文化的精髓，开发独具创意的宋韵主题活动，包括寻访宋代文化遗迹，开设宋史讲座等等。

当下南苑的极其振奋表情，因为有上述文化内容的存在，呈现得非常突出鲜明。

除了极其振奋，当下南苑的表情还流露出一种生气盎然的自豪。这是我在观察南苑龙兴未来社区的建设内容时，油然生起的异常惊喜的发现。

龙兴未来社区洋溢着一种令人为之感动与感慨的创造意识。这个社区最引人注目的是刻意打造了“一环一带四汇”的空间形态。所谓“一环”，是指环绕社区的生活服务环，由社区的商业、教育、生活配套组成。所谓“一带”，是指依托当地的地理优势，宋韵文化历史传承而营造的运河文化休闲带。所谓“四汇”，是指龙兴未来社区的四大阵地，即服务汇、健康汇、邻里汇、公益汇。服务汇为综合型服务空间，主要是以社区政务服务、党群服务为核心，集数字化展示、文化展陈展示、自助服务于一体。健康汇内容丰茂，光拿其中的“健康小屋”来说，便包含自助体验区、健康宣教区、云诊室云药房三个功能区。三个功能区各有所长，让老百姓能够充分享受智慧医疗带来的福利。另外两个“汇”，也有各自的新鲜花样，仔细察看，会感觉到为了街道居民的生活幸福，这里的一切措施都设想到极致的境地。

龙兴未来社区成功地创建了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，成为全省首批现代化的基本单元，璀璨夺目的精神文化的新家园，已经在这里以崭新的面貌闪亮在我们面前。擘画的亮丽蓝图，正在逐渐变成现实。

南苑的当下所昭示的极其振奋，南苑的未来所激发的生气盎然的自豪，共同构成南苑的表情。而南苑这一特色显著的表情呈现，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。这种表情，以南苑广远与深邃的历史作为强大的背景。正是在历史面前，对于当下的振奋表情与对于未来的自豪表情，更显得厚实、沉重和灿烂。

经常被这里的人们自我欣赏、也被外界的各类人士广为传诵的南苑历史，显示出南苑这个地方的特殊性与优越性。南苑历史最大的荣耀在于拥有两处景观，一是有“杭东第一桥”美誉的隆兴桥，二是古海塘遗址。我们伫立在隆兴桥上流连忘返，浮想联翩，是因为这座桥下流淌的河，与秦始皇时代开凿的陵水道相关。这座桥还牵涉到宋高宗当年迎接生母韦太后的故事。而更让我们兴趣洋溢的则是被称之为“捍海长城”的古海塘如今的面貌。

我们兴致勃勃地行走在钱塘江古海塘上。相传这古海塘与长城、大运河有中国三大伟大工程的说法，这说法有牵强之嫌，但毕竟表明古海塘享有盛名。古海塘的长度相当惊人，我们行走的属于南苑地界的古海塘，就有八公里。我们带着近乎虔诚的心情观赏古海塘的伟岸与精美。伟岸自不必说，它的建筑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之一。以精美论，这无数块花岗岩石条的整齐排列，石条之间非常有规律的沙漏型铁制榫头的精致镶嵌，真令人叹为观止。站立在海塘上，想象遥远的当年，曾经“滔天浊浪排空来，翻江倒海山为摧”，而不屈不挠的海塘巍然屹立，异常勇敢顽强地捍卫了这片大地的丰收，保卫了无数百姓的生命，使海边的地面持久富庶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于是，一种沧海桑田、动中得静的感觉欣然生起。一幅幅异常恢宏生动的画面欣然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
我们对南苑街道的历史兴趣浓浓，然而我们更感兴趣、更加心潮为之澎湃的是南苑的当下和未来。因此，我们才会有这种诗意满满的感觉；看见当下与未来，有振奋与自豪的表情呈现在历史面前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有一个重要论点，他认为历史具有流动性和过程性，因此历史从来不是死的过去，它活在现在的世界里，和现在的过去相连接。这表明了历史的生命。由此我便想到，与历史相比较，更显示活力，更富有生命的力，必须是当下与未来。于是，在南苑当下和未来的表情呈现在历史面前的时候，她们的活力与生命力，更令我们为之兴奋，为之骄傲！

陈兴锦 《祖孙 刘海粟》

# 烟雨南苑

■ 马尚龙

车在马路边停下，右侧是一座桥，看上去很有年头了。青石板桥面一级一级，有几块开裂了，像是在证实桥的年份。下了雨，脚踏在石板上，是双重的滑，一是湿而滑，二是年久包浆而滑。桥面两边有石桥栏，桥面青石板要比桥栏色重很多，看似年份更久些。原先可能没有桥栏，是为安全，后来装上去的。

这样的石桥，江南多见，不过这座桥自有特别之处。桥的两头像是两个世界，一头是典型的江南水色乡里建，隆兴桥倒是没有动迁。

几位同道都不太相信这座隆兴桥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，应是重建的，但是重建也有上百年了。至于桥底下流着的上塘河，则是有着比京杭大运河更悠久的历史。

虽然是文物，但是隆兴桥没有任何保护性的围栏，依旧是当地人过河的人行桥，是当下市井生活的必须。烟火气不是做几个怀旧的道具，而是有纵深感的真实。就像桥下的这段上塘河，没有任何人为的摆设意点，非常自然色，却是恰到好处地点缀了都市气息，或许它的点缀价值，还超过了一大片古建筑。

跨过桥，要去南苑。我们以为南苑是桥那头的花园，主人说，南苑是街道的名字，隆兴桥就在南苑，要去的是南苑街道的龙兴社区。

客人听得似乎晕晕乎乎。沪杭高速沿线，几乎所有的风景名胜皆了然于心，只要有导航，自驾也熟门熟路。我们记住的是地名，从来不会将一个地方、一处或古或潮的景地与街道和社区挂钩。街道和社区是自家住的地方才会熟知的。再一想，明白了，我们是要到人家的家里去了。

“南苑”的历史并不很长，名字起得比较新潮，“苑”大概是社区打扮成花园的意思。

进了“2049龙兴未来社区”展厅，有同道问，社区是居委吗？社区和小区有什么区别？这一问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将近三十年前，在新加坡第一次走进社区的往事。

当时是随一个作家代表团去新加坡。新加坡作家热情，晚饭后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。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，走进了新加坡朋友的住宅区，有一男孩从儿童游乐器械上下来，向我们行礼。新加坡朋友说，是他孩子。我们上楼，孩子又回到了玩伴那里。我问，是你太太在带着孩子吗？新加坡朋友说，社区有人管的，不需要我们带的。

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“社区”的概念，我们只知道养堂，居委、工人新村、石库门……社区是什么组织？社区有围墙吗？社区要付钱吗？新加坡朋友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明白社区的意义，社区就是社区。几乎有鸡同鸭讲的困惑。于是那天晚上的做客，演化为对社区的名词解释。新加坡朋友说，他们生活都有社区服务的。社区有医院，有食堂，有运动场所，还有教堂，年轻人的西式婚礼，就在社区教堂举行；还有律师的法律服务，像楼下的儿童游戏场，是由社区派人在管的，我们自己不需要管的。绝大部分服务都是免费的。

三十年前在新加坡对社区有了初识，之后社区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。我得知，龙兴社区的服务理念，恰是借鉴新加坡社区模式的。我也猜摸出，龙兴社区为什么是“龙兴”而不是随古桥叫做“隆兴社区”的缘故，大约是给自己一个“龙的传人”的大任吧。

下午我在南苑的体育中心看到了社区的气派。有羽毛球场地，我猜到了羽毛球场地预订很难，但是我没有猜到打一场羽毛球的价钱：免费。

社区既是有隐形的边界，也是开放的社会。就像是隆兴桥，不熟知的过客，是喜欢它的古意，不会关注它和南苑的关系。同样兼具双重身份的便是我们要去的古海塘了。

临平海塘遗址，始于宋元，一直延续至清代，南苑有一段古海塘，说明了南苑曾经临海。

有关海塘的作用，《清史稿》说：“海塘唯江浙有之，所以捍御咸潮，奠民居而便耕稼也。”

同道著名诗人沈苇，曾经沿古海塘走了一遍，8公里，写了长诗，诗人是不同一人？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和未来的每一天是不是同一天？想象临平湖，我们采风团十来人一行，正在春风里发思古之幽情，读石刻处，抒发传说也好，交流观感也好，勘察的全部用心在于，试图让那清秀的一切发出复归的回声。

我是在做江南古镇研究时邂逅临平湖的。为了描述运河进入浙江的水路，沿着文献和现场塘路，从苏州平望鸳鸯蒸湖出发，我走了嘉溪塘、蚺塘、余杭溪、新塍塘，也就是苏州塘、湖州塘、嘉兴塘和杭州塘的大部分段落，一直寻到了上塘河。躲在PDF文献中的临平湖“弹窥”而出。“晋武帝咸宁中，吴临平湖开，自汉末雍塞，至是复开”，这是临平湖在《万历杭州府志》惊鸿一瞥的身影。更早《淳祐临安志》里，临平湖还留下字号，一曰“藕花洲”，一曰“鼎湖”，既诗意，又风雅。再早的《水经注》中，临平湖与“浙江合”，说明钱塘江与临平湖在北魏时期相通，是海湾内陆化的一部分。根据现有资料推断，秦汉前后，临平一带应该是个海湾，经历近千年潮起潮落的江湖博弈，临平湖渐趋稳定，成为杭州北部一个封闭湖。

晚唐诗人顾况是海盐人，长期活动在杭嘉湖一带，写过《临平坞杂题》组诗共14首，其中《临平湖》写道，“采藕平湖上，藕泥封藕节。船影入荷香，棠种莲蒂折”，这是文学史上为临平湖扬名的佳作，传播甚广。后来李绅、张祜、杨万里也多次写过临平湖。宋释道潜《临平道中》写道，“风蒲猎猎弄清柔，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临平山下路，藕花无数满汀洲”，诗轻松自如，意象优美，因为好友苏市长东坡的点赞推荐而走红运。

大约这一时期，随着大运河开通，塘栖、临平、大关、江涨桥一带被政府征用，加入了国家漕运体系，成为京杭运河出入两浙的“互通”与“枢纽”，杭州东北郊进入城市化的进程。这是唐宋时代杭州第一次城市大扩张。临平成为商住、交通、军镇、水利重镇，船来舟往，河埠林立，苏、常、秀、淮、广等地稻米蚕丝手工业商品在此集散、周转、交易。临平湖水面浩大，与上塘河连成一体，它向北连接嘉兴、湖州、苏州、南京，直通开封、洛阳、北京；向南经由钱塘江通达绍兴、宁波、金华、台州以及广大的浙东大地。临平湖，江南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曾经的地标，如今却鸿泥雪爪不露踪影。

站在今天的速蒙中，我想象着一代代先人，泛舟平湖，出入烟波，汀洲弄晴，皋亭候望。在疃版的册页里，在套色的线条中，依稀可见的背影有杜牧、李绅、张祜、白居易；苏东坡、陆放翁、范石湖、杨诚斋……元明清直至近代，更是名士高人纷至沓来，政治明星、文化名人、云游高士、商贩巨子，杂之以无以数计的贩夫走卒，村妇老人，他们从临山山水酒肆，津渡画舫，演绎了人生一世的悲欢离合。正是这遥远而真实的存在，为临平的历史增加了包蕴的厚度和份量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天空开始放晴，阳光从云层裂隙倾泻光晕。临平大钢院、亚运馆和远近的大街小巷涂上一层黄酒的微醺。是的，搞不清临平湖是怎样消逝的。杭州地方志专家顾志兴表示，“我翻过一些地方志书和地方文献，找不到宋以来大的陵谷变迁”。大约在清乾隆年间，“周西村里”的临平湖“废为桑田鱼池，仅存小河”。眼前经过整修的河道、塘池、水渠，是临平湖纷纭零散的后代，留下了一个家族走散在岁月中的蛛丝马迹。也许临平湖只是躲了起来？我和诗人沈苇、汗漫交流着，正如古塞湖已隐身在细如毛血管的浙东平原河网，云梦泽蛰伏在楚辞的烟雨意象，屈延海冬眠在边塞诗豪迈沉雄的气韵之中。

没错，临平湖也许并未消失。它已只是有些艰难，换了新马甲，转换成新的载体。在超山梅园，它野火不能催，风霜不能虐，是潘酒出尘之湖；在塘栖周边，它青梅含羞，樱桃含笑，枇杷金黄，杏子挂红，是丰收在望之湖。夜晚灯火星光辉映，它是凡俗生活之湖，白天市声喧腾，是创造活力之湖。还有那南苑小学贵州女生，在她乌黑的瞳仁内部，有着宝石的纯粹，蝴蝶的天真，是水晶晶的希望之湖。

万家灯火渐起时，再上高速，我返程。导航柔声细语，我发现，借助高速、高铁、国道、省道和地铁的肉身，临平湖及其古老的运河体系，已在我的交通畛想中复活。那些弱筋水泥河床，或架空而行，或贴地行走，或从地底盾构前行，结构成一个立体交叉花园。那些大大小小的互通、枢纽、服务区、集散中心，就是临平湖、上塘河、关涨桥的各个码头、客栈、集市的转世重生。是的，治海泰田，清失的只是表象，改变的只是载体，一切消失与改变，只是被转换成新的形态，人们追求幸福的本质并未改变，亘古的美旋放在今天的枝头。

想像临平湖，曾经连江通海的临平湖，在《三国志·吴志》给我们留下警世恒言，“长老相传，此湖塞，天下乱，此湖开，天下平”。交通、水利、人心、天道，莫不如此，堵则死，开则活。人住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顺应水性的自然，就会活力无限。尊重秩序，信仰规则，每个人充分自由的极致发展，人的百花齐放，就是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想像临平湖，再读张祜《临平湖诗》：“三月平湖浪欲齐，绿杨分映入长堤。田家起处乌龙静，酒客罢时渔钓暗。溪檐正当莲叶港，水泾新变稻苗畦。人间漫说多歧路，咫尺神仙湖边迷”。期待着这样的生态化场景在未来城市生活中，如超山梅海，云树连天，长盛不衰！

来吧，到上塘河来，到隆兴桥来，到临平山来，不过得小心，小心你的脚丫长出根来。

# 古桥与街道之歌

■ 汗 漫

桥头立一块石碑，刻有“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隆兴桥”字样，像陌生人初次相见，掏出名片阐释自我。打伞过桥，两分钟就到了对岸。再走回来。显然，我和此岸，都不是过河拆桥的人。对既往的美好与沉痛，拥有返回的能力，感怀之，重温之，很必要。让美感与痛感转化为诗篇，内心由此获得平静与超越，很美好。想起前人关于古桥的言辞，很自然：“客子沉吟去，佳人窈窕过”（吴伟业），“石桥跨新绿，源长流愈清”（王汝玉），“横水东西路，幽人日夜过”（贝琼），“道人从此归，往来太多事”（杨杰）……

在江南，任何一座古桥，都是小型的“住事前博物馆”，阐释中国。

沈苇，湖州人，在新疆生活三十年后归来，栖息于杭州城以东的下沙，已四年，胡子像沙柳、水草，保持了对西部和江南的双重情感。他打车来临平聚会，只需二十分钟，一路穿越种种隧道与桥梁。江南多水必多桥，仅临平境内，就有桂芳桥、雷家桥、沾泾桥、八字桥、谆安桥、顺德桥……单孔或多孔，石板或石拱，联通两岸小路或大道，造就悲欢离合。这隆兴桥，单孔石拱，沈苇也是第一次走过去，再走回来，对桥柱上雕刻的莲花细细端详，感叹：“刀工真好……”古桥东西两侧，镌刻一副桥联，字迹模糊：“夕阳帆影频呼泊，半夜钟声唤渺沙。”没有人招呼我在桥边停泊歇息，因我没有船，与河水关系疏远，而沉迷于高速度的快捷生活。

桥附近，曾有隆兴寺，钟声与梵呗响彻最终。南宋绍兴六年，即公元一一四二年，韦太后陪着宋徽宗尸骨，自金国归来，在此逗留，歇息，以寺庙钟鼓与佛音平复内心，再进入临安。我从一张古画《迎銮图》，看到迎接韦太后归来的盛大场景：一台轿子，无数马匹和旗帜。后来，隆兴寺迁往东湖附近重建。我站在隆兴桥上，也就听不到寺钟。桥下有河，上塘河，也曾被称作“佛河”。两岸庙宇众多，除隆兴寺外，还有佛日寺、安隐寺、华严寺、明因寺等，信徒与香船在河上来来往往。可见，如何安顿内心，是一道永恒难题，需要寺庙，心理诊所，哲学乃至诗歌的参与。

上塘河全程五十余公里，自桐乡、嘉兴、长安、盐官，至临平，再向南，过余杭、东新坝，最后进入杭州城小北门。杭州诗这一最早的人工河流，开掘于隋唐，后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，联系南北。苏轼与道潜，沿这条河进出杭州，看风景，写诗，送别，寄赴中原和黄州。盐、布匹、竹子，丝绸、麻棉、稻米、鱼鲜、木炭、土子，暗探，宫女、皇帝、忠臣、逆子、革命者、武器、电器……乘风扬帆过临平。元末与明初，京杭大运河临平段，改道于塘栖，上塘河遂退出主流位置，安静下来，像一个人进入暮境，作为青壮年的它的支，安静下来。

丹丹，一个姑娘，属新时代主流，眼睛大而明亮，神采飞扬，身份是南苑街道文化工作者。她在上塘河边生活工作许多年，陪我和沈苇来看隆兴桥，解说本地变迁，很合适。

若干年前，临平是小镇，隆兴桥周围一派郊野风光。夏天，船过隆兴桥，会有少年扑通一声跳入水中，手抓船舷，哗啦啦地去了杭州或桐乡，比坐船还风光畅快，让岸边的少女欢呼，脸色绯红。村舍、稻田、炊烟、水牛、拖拉机……上塘河边种田旧日景象，消逝无痕，代之以公寓、写字楼、酒店、医院、汽车、地铁、广告牌，霓虹灯……临平，由一个小镇，进入为杭州北部城区。翁梅乡，由一片村落，化身为当下的南苑街道。昔日弯曲的乡村小路和田埂，转化为弯曲的小巷，如东梅路，玩月街，景树路等；或者被覆盖、重塑，成为笔直宽阔的长街，如蘭花洲大街，景星观路等。幸好，翁姓人家的一从从梅子树，在街头花园或河滨步道旁，依旧散枝展叶，为即将来临的梅雨季节制造舆论。

丹丹的亲人，乡邻乃至元数国人，在四十年间，由农耕文明迈入现代文明，获得空间、身体和内心的开放，值得为之欢呼、鼓色绯红。尽管步履与心率有些跟踉。故，街道旁，绿地、公园、书店，图书馆、美术馆，剧院、体育馆、学校……这些现代性符号，就有了存在之必要。

南苑街道文化站，亦有存在之必要。这一座小楼，由舞蹈教室、健身房、乒乓球训练室，声乐教室，美术作品展厅等构成的综合体，像文人，站在观瘦街旁，观察微光而非沪深股市指数的变化，有意义。其中，一楼，那个金关开放的图书馆，真的比停顿时间最长。如果生活于南苑街道，我会把这图书馆作为书房，天天来读书、写作、会友，该多好。况且，有服务生现场沏而位，磨制咖啡，足以安抚肠胃。丹丹送来一杯“拿铁”，我拿在手中，微热，真好。但三楼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内展示的那一把铁色漆刷的大刀，我拿不动。它长三米，重三十五公斤，是每年农历五月元帅庙会上探动表演的道具。大刀旁，陪伴着其它临平遗产，如刺绣、沈氏针灸、滚灯、彩扮、大藿……它们，像一群旧人物在聚会，沉郁而仿感，那古庙前、田埂上，街巷里的锣鼓声和风声，就能勾响起了……

如何使历史遗产传承与现代性构建，形成对话与共生关系，避免肉身与灵魂的失衡，对于一座城市，一个市民，都是考验。

我此时所站立的隆兴桥，向两侧延展出现代街道，像一个祖先，在无数后人的新面孔、新前途中，获得存在感，隐秘对话晃其生。隆兴桥启示我：所谓现代性，必源自古桥一般的古典性，复呈现于现代街道，随时间递嬗而渐次转化为历史遗产。街道，不仅仅是人流与物流的交通途径，更紧密联系于美学（当街道宽度与两侧建筑物高度相等，视觉上最为舒适、优美），经济学（街道就是人才聚集地、信息交汇处，就是生产力和竞争力），社会学（街头咖啡馆、酒吧、会所、车站、教堂，是人与人相识、相爱、相恐惧的契机和舞台，众多小说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，以街道为人物背景和叙事动力，符合逻辑——转过街口，某个人的内心，就可能发生一次剧变）……

在巴黎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，就是一个热爱街道生活的“休闲逛街者”，“独自一人的时候就感到不自在”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作家，也喜欢在街道穿的旅馆和咖啡馆中临窗写作。我，无名，同样“喜欢孤独，但喜欢的是人群中的孤独”，在上海，居住于一条喧嚣街道窄而非寂静邪侃。也曾到大海，草原，群山去游荡，但我不会以纸毁上海生活，来炮制所谓的“大自然赞美诗”。因为，我知道，自己往来于大海、草原和群山之间的路费和餐费，来自于城市的人群，市场、车流与灯火；我的思考和言说，寄托于街道穷的出版社、报社、书店和印刷厂。在临平，四处晃荡，依旧是“将自己隐藏在人群中”，而“人群是抒情诗的一个新主题”——我同意引文中这些本雅明的观点。如何书写街道和人群，对新一代写作者，是一种考验。从不及物的悬空言说，降落进日常生活，捕捉与山水旷野相比肩的美感和痛感，以有难度的写作，对称于内心生活的难度。假装像古代文人那样雅致地抒情，轻车熟路，仿佛长衫在身，马车在旁，是虚伪的，懒惰的，无效的。

“街道”这一名词，也与政治学发生关联。作为中国当代城市治理的基本组织，它承担若干社区的管理功能。比如，南苑街道，下辖三十一个社区，须面向大街小巷两侧的楼宇、公寓、花园、河流、桥梁、梅子树，为辖区市民提供日常服务；人学，就业、养老、救治、邻里关系，心灵安抚……目前，南苑街道正探索以数字化手段，构建未来社区，化解老龄化社会新疑难。丹丹职责之一，就是为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取经的社区建设考察团，讲解这一探索的成效与心得。她手指大屏幕上绿树掩映、光点闪烁的街衢图景，阐释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之主题，声情并茂。我，晚景在望，旁听讲解，如同在接受一种安抚和承诺。

我要怎样才能拥有你？
我给你关着的街道，绝望的落日，
荒郊的月亮。

我给你一个长久凝望着孤独的月亮的人的悠苦。

诗人博尔赫斯这样书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和爱情。每每在中国各地的街道晃荡，我常想起这首诗。当然，南苑街道繁荣，此一刻，落日壮丽。我和沈苇已把雨伞收起，夕辉里，一弯新月在隆兴桥上空隐隐浮现，清新妩媚。如果邀请博尔赫斯，来上塘河边生活，并将眼前景象献给一个女子，就能获得一场重要的爱情吗？他不懂数字化，也不知“未来社区”深意，其长久的愁思如何化解？

所以，需要写诗，在语言里构建园区。需要一支笔，或多支笔，像这一座古桥临危不惧，派生出一行行的街道和烟火，联通无数陌生或亲密的人们。

一阵晚风吹来，是春风，虽寒意料峭。桥头，一棵樱花树如佳人，幽人，道人。花瓣随风而离枝，落在沈苇帽子上，像刺绣出的图案；落在我的白发间，似一声慰问。

# 想像临平湖

■ 沈 健

想像是水，击拍着如桉的舟船，击拍着往事越千年的思绪。水，生命之源，世事如水，万物都在水的滋养中没物荣枯不息的生机。想象遂迤如水，多姿似浪，是高速的呼啸与鸣笛，是地图上的色块与点线，是被浓缩的山水、人物和地域美味的诱惑……我，一个运河游子，正驱车在川流不息的高架河床，此行的目的，是要去寻找临平湖。

如果没有北斗导航，在上塘高架、秋石快速路，临平互通，南庄兜枢纽，这桑床架星的现代驰道上，我将寸步难行，一如走出森林的古猿。如果没有网络和数字化支持，人在现代大城市轮盘的旋转中，只能像个迷宫中的孩子，脆弱，无助，茫然不知所以。没错，是神——知识和技术之神，引领着一颗颗尘世之心的奔忙，激发着创造的笔墨和秘制土菜的口腹之欲。

上塘河隆兴桥，江南运河进出杭州第一站。武康条石反光中，新梅喷蕊吐霞，古柳垂丝弄绿。《迎銮图》，一幅宋画在手机屏上被拉伸，放大，恍然千年时光重现。这是一个悲剧故事的喜剧南溯，宋高宗带着浩荡的国家人马，威仪，热烈，亲和。当当南风把歌收获的喜悦送还钱塘大地时，一并送还的还有高宗被囚房的母亲。“宋高宗母亲走的是陆路，还是水路？”同行朋友细心问起。是啊，皇帝也是人，也无满凡夫俗子的母子情深，历史细节显已模糊，但人性叙事却直抵人心。南宋街道领导的描述中，听得我不无优愤，你、我、他，诗人、司机、讲解员，和画中人是不是同一人？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和未来的每一天是不是同一天？想象临平湖，我们采风团十来人一行，正在春风里发思古之幽情，读石刻处，抒发传说也好，交流观感也好，勘察的全部用心在于，试图让那清秀的一切发出复归的回声。

我是在做江南古镇研究时邂逅临平湖的。为了描述运河进入浙江的水路，沿着文献和现场塘路，从苏州平望鸳鸯蒸湖出发，我走了嘉溪塘、蚺塘、余杭溪、新塍塘，也就是苏州塘、湖州塘、嘉兴塘和杭州塘的大部分段落，一直寻到了上塘河。躲在PDF文献中的临平湖“弹窥”而出。“晋武帝咸宁中，吴临平湖开，自汉末雍塞，至是复开”，这是临平湖在《万历杭州府志》惊鸿一瞥的身影。更早《淳祐临安志》里，临平湖还留下字号，一曰“藕花洲”，一曰“鼎湖”，既诗意，又风雅。再早的《水经注》中，临平湖与“浙江合”，说明钱塘江与临平湖在北魏时期相通，是海湾内陆化的一部分。根据现有资料推断，秦汉前后，临平一带应该是个海湾，经历近千年潮起潮落的江湖博弈，临平湖渐趋稳定，成为杭州北部一个封闭湖。

晚唐诗人顾况是海盐人，长期活动在杭嘉湖一带，写过《临平坞杂题》组诗共14首，其中《临平湖》写道，“采藕平湖上，藕泥封藕节。船影入荷香，棠种莲蒂折”，这是文学史上为临平湖扬名的佳作，传播甚广。后来李绅、张祜、杨万里也多次写过临平湖。宋释道潜《临平道中》写道，“风蒲猎猎弄清柔，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临平山下路，藕花无数满汀洲”，诗轻松自如，意象优美，因为好友苏市长东坡的点赞推荐而走红运。

大约这一时期，随着大运河开通，塘栖、临平、大关、江涨桥一带被政府征用，加入了国家漕运体系，成为京杭运河出入两浙的“互通”与“枢纽”，杭州东北郊进入城市化的进程。这是唐宋时代杭州第一次城市大扩张。临平成为商住、交通、军镇、水利重镇，船来舟往，河埠林立，苏、常、秀、淮、广等地稻米蚕丝手工业商品在此集散、周转、交易。临平湖水面浩大，与上塘河连成一体，它向北连接嘉兴、湖州、苏州、南京，直通开封、洛阳、北京；向南经由钱塘江通达绍兴、宁波、金华、台州以及广大的浙东大地。临平湖，江南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曾经的地标，如今却鸿泥雪爪不露踪影。

站在今天的速蒙中，我想象着一代代先人，泛舟平湖，出入烟波，汀洲弄晴，皋亭候望。在疃版的册页里，在套色的线条中，依稀可见的背影有杜牧、李绅、张祜、白居易；苏东坡、陆放翁、范石湖、杨诚斋……元明清直至近代，更是名士高人纷至沓来，政治明星、文化名人、云游高士、商贩巨子，杂之以无以数计的贩夫走卒，村妇老人，他们从山山水酒肆，津渡画舫，演绎了人生一世的悲欢离合。正是这遥远而真实的存在，为临平的历史增加了包蕴的厚度和份量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天空开始放晴，阳光从云层裂隙倾泻光晕。临平大钢院、亚运馆和远近的大街小巷涂上一层黄酒的微醺。是的，搞不清临平湖是怎样消逝的。杭州地方志专家顾志兴表示，“我翻过一些地方志书和地方文献，找不到宋以来大的陵谷变迁”。大约在清乾隆年间，“周西村里”的临平湖“废为桑田鱼池，仅存小河”。眼前经过整修的河道、塘池、水渠，是临平湖纷纭零散的后代，留下了一个家族走散在岁月中的蛛丝马迹。也许临平湖只是躲了起来？我和诗人沈苇、汗漫交流着，正如古塞湖已隐身在细如毛血管的浙东平原河网，云梦泽蛰伏在楚辞的烟雨意象，屈延海冬眠在边塞诗豪迈沉雄的气韵之中。

没错，临平湖也许并未消失。它已只是有些艰难，换了新马甲，转换成新的载体。在超山梅园，它野火不能催，风霜不能虐，是潘酒出尘之湖；在塘栖周边，它青梅含羞，樱桃含笑，枇杷金黄，杏子挂红，是丰收在望之湖。夜晚灯火星光辉映，它是凡俗生活之湖，白天市声喧腾，是创造活力之湖。还有那南苑小学贵州女生，在她乌黑的瞳仁内部，有着宝石的纯粹，蝴蝶的天真，是水晶晶的希望之湖。

# 古海塘

沈 苇

一

江海之汇，巨型建筑楼顶的停机坪——一个起降的现代性视角，远眺拉图尔的“地方”与“无地方”。淡的河水，咸的海水，曾在古海塘激荡、交融，世居者将它视为内心绵延的丘壑。——潮起潮落，只为了洗涤世上的块垒。

早起的人几晚得，只要找到一个出海口，便能得到一船晶莹的海盐、异彩的霞光……

月亮指挥潮水将盐之灯点到石头里去。

而太阳将日日新的霞光注入人民的城池。

二

潮水如千万骏马，咆哮着驶向章鱼和巨鲸的墓园。——月亮与大江旷日持久的角力，快要解开滩涂淤泥的缚索……

于是，大江又名罗刹。“沿天浊浪排空来，翻江倒海山为摧。”“悠悠沧波去，潜潜孤岛没。”和平主义者钱镠目光炯炯、深谋远虑，要用竹笼石、木桩石去制服飞空地行、捷疾可畏的食人恶鬼。先人启迪后人，石头召来石头，便有了多棱石、条块石、鱼鳞石……

三

河口，一只巨型喇叭，对着大海吹奏埃及调，命令回旋的季风，重返大洋的茫茫、无垠。

一场临平的桂花雨，一次秋日的馈赠，微澜将它们推送给江涛和未不止息的浪。今日潮汐，仍在不远处一寸寸上升，倒灌进清逝的时日、内心的沧海与桑田。

我见过一位男孩，石头似的，坐在南苑海塘上，反复默诵彼岸诗句：“我在你身上看到了那个注入大海时宏伟地扩张和舒展自己的河口。”（惠特曼晚期诗《给老年》）

四

如梨船头，瓜驭肉身，劈开混浊的浪，像浴尔迪的马，骑着波峰，嗒嗒嗒奔驰……东海远航的归来者，痛饮过剩的阳光和孤独，此刻，站在新生的海塘上，像一匹晒瘦的黑马。”黑的海面，光滑如丝，平静似镜，隐藏起潮汐和玫空……”他身上有大海的腥味和辽阔，眼里是近与远的“梅花”（强台风名），警觉，缤纷……

五

对于旱地的溶水者，鱼鳞塘仍是攀越的阶梯。

对于溺水疼痛的胳，鱼鳞塘是石头参差的牙。

“捍海长城”，我曾走过其中一段——从南苑到乔司。初春，大地静寂，万物更新，鱼鳞塘如巨蟒，蜿蜒穿越耕田、果地、河塘、树林、村庄……它要穿越江南的葱茏、翠长莺飞，一直蜿蜒到时间深处去。黑铁蝴蝶椎，条石们的链接者，《千字文》的字序，从南苑铺向远方，甚或比远方更远，仿佛可以追溯到仓颉造字。

——石头的时间，无声的足音，是对江海的眷恋，还是对波涛的游离？

六

沉没了……陷入泥沙和盐碱的古海塘，对曲暗有足够的信赖，对昂首有漫长的体味，对遗忘有心仪的认领。经验，转而成为向下深礼的超验，如同：高处在深渊。

七

江海远去了，海塘留下了——一份沉默的证词。

石头为证；古海塘没有结束，古海塘只有开始……

钱塘江海塘大堤遗址（摄影 刘海波）